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

長樂縣 振鐸西 請名

苦說天江王張一丈青與王英醜為夫婦衆人前舞讀求

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

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新酒店裏一移客人經過小

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

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

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朱

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不慌忙下拜道久

何經過賤處橫連忙

思今日

長樂縣 振鐸西 請名



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見蓋動問朱全消息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叅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欣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見蓋自不之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見

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再令時遷去挈助石勇樂和去挈助朱貴鄭天壽去挈助李立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招接四方入夥好漢每店內設兩箇頭領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箇守把鴨嘴灘小寨鄒淵鄒潤叔姪兩箇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



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宋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于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于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于山前、張橫張順居于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

山寨體統甚是齊整、有詩爲證

巍巍高寨水中央。

列職分司任所長。

從此山中遭擾害。

難禁地煞與天罡。

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叅見老母、更換些衣服、齎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掣閒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



京新不打楚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來都頭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拘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戲舞或有吹彈或有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賤一賤端的是好箇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閒便和那李小二逕到拘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弔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箇老兒裹着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條拿把扇子上來開呵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參拜四友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詩便說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韞籍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雷橫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果然是色藝雙絕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鶯啼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高低緊慢按宮商輕重疾徐依格



範笛吹紫竹篇篇錦板拍紅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按唱道雖無買馬博金藝  
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道是過去了我兒且回一回  
下來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  
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  
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  
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竝無  
一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  
白秀英笑道頭醋不艷徹底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箇標  
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

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  
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  
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  
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我兒你自沒眼  
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  
的恩官告箇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  
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眾人齊和一作起  
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  
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  
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里忍耐



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開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拘攔裏人一闕盡散了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拘攔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逕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拘攔意在欺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撒嬌撒癡不由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

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其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不定要把雷橫號令在拘攔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拘攔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緝洪扒八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拘攔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緝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



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拚一拚把雷橫拚扒在街上  
人鬧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喫他拚扒  
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  
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的常沒事禁  
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  
人監定在這里要拚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  
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的面皮不曉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  
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  
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  
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

勢我且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裏  
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那  
里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  
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  
罵道老咬蟲喫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  
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  
那婆婆打箇踉蹌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  
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是箇大孝的人見了母親喫打  
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  
那一枷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那



白秀英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衆人打死，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隣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竝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望煩節級看顧。」看日常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看覷看

覷朱仝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仝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朱仝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仝，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橫。朱仝引了十數箇小牢子監押。



萬難千  
萬難真  
英雄漢子也

誰能如此透  
敵誰肯如此  
透徹甚可玩  
甚可傷感

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箇酒店朱仝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喫酒朱仝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里我自替你喫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况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儘可倍償你顧前程萬里自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

不在話下却說朱仝拿着空枷攬在草裏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仝故意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剝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仝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仝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仝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間自有人送衣



服盤纏先齎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侍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

箇知府必  
卓吾

了雷橫自遭配在這里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爲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鬚子抱知府道孩兒



快放了手、休要囉噪、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要朱仝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耍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朱仝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果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里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又買糖和果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里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朱仝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仝喫、府裏侍婢捧着銀瓶果盒、篩酒連與朱仝喫了、三大賞鍾、知府道、早晚孩兒耍你耍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仝道、恩相台旨、

怎敢有違、自此爲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仝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倍費、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妳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仝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裏面走出來、朱仝拴在肩頭上、轉出府衙內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但見

鐘聲杳靄、幡影招搖、爐中焚百和名香、盤內貯諸般素



食。僧持金杵。誦真言。薦拔幽冤。人列銀錢。掛孝服。超昇  
滯鬼。合堂功德。壽陰司。八難三塗。遶寺莊嚴。列地獄四  
生六道。楊柳枝頭。分淨水。蓮花池內。放明燈。

當時朱仝肩臂着。小衙內。遶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  
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看了笑耍。只見  
背後有人拽朱仝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仝回頭看  
時。却是雷橫。喫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这里。我  
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  
橋上看河燈。朱仝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仝  
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仝到淨處。拜道。自從哥哥救

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遞了宋公明。  
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  
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  
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仝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  
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仝慌忙答禮道。多時不  
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今  
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  
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望仁兄。便那尊步。同赴  
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仝聽罷。半晌答應不得。便道。  
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



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我亦爲他配在這里。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裏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自誤。朱仝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仝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一同出來。朱仝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

計策到

去尋雷橫，扯住朱仝道：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處去尋朱仝道：兄弟，不是要處這箇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仝挈住雷橫，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徑出城外。朱仝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里？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仝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仝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風李逵。朱仝失驚道：莫不是江



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腳叫苦，慌忙便趕離城，走下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里。」朱全捨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裏？」李逵唱箇喏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里。」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髮兒却在我頭上。」朱全看了，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全乘着月色，明朝逕擡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全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箇，已死在那裏。當時朱全心下大怒，迤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人。

四下里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和你鬪二三十合。」朱全性起，奮不顧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全趕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全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和你併箇你死我活。朱全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趕來趕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趕，急走慢趕，慢行不趕，不走看見趕入一箇大莊院裏去了。朱全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全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全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



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人來。那人是誰。正是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鐵券護家門萬里招賢名振待客一團和氣揮金滿面陽春能文會武玉掌君小旋風聰明柴進。

出來的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的是誰。朱全見那人人物軒昂資質秀麗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了。小衙內見今是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全道小人不禮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生姓柴名進。小旋風便是。朱

全道久聞大名連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裏面。朱全道黑旋風那厮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復小可平生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為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箇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



忠義水滸傳  
四十七  
兄如何不出來陪話。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望着朱仝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仝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箇柴進。一力相勸。朱仝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唱箇大喏。朱仝見了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博。柴進雷橫吳用三箇苦死勸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仝說出這件事來。有

分教大鬧高唐州。惹動梁山泊。直教招賢國戚遭刑法。好客皇親喪土坑。畢竟朱仝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食出甚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話說當下朱仝對眾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朱仝怒發，又要和李逵廝併。三箇又勸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柴進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的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你們三箇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



當時友朋如  
何這等令人  
空尋思一見  
也

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全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累人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箇自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全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裏。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

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叙說舊話。朱全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里。多日了。朱全又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全大喜。宋江着人引朱全直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齎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全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便請朱全雷橫山頂下寨。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知



府至晚不見朱仝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裏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怒親自到林子裏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便行移公文諸處緝捕捉拿朱仝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仝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不在話下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月之間忽一日見一箇人齎一封書急急遶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箇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廝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想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了幾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逕入臥房裏來看視那叔叔柴皇城時但見

面如金紙體似枯柴悠悠無七鬼三鬼細細只一絲兩



氣牙關緊急連朝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脹盡日藥丸難  
下肚喪門弔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柴進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臥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  
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  
省煩惱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  
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  
哥哥勢要在這里無所不爲帶將一箇妻舅殷天錫來人  
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  
權勢在此間橫行害人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  
宅後有箇花園水亭蓋造得好那厮帶將許多詐奸不及

的三二十人逕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  
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  
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  
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  
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  
喫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  
做箇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嫡放  
心只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  
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  
前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



一箇極人  
却如此極  
細極的確

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  
 從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廝好無道理我  
 有大斧在這里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  
 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龕鹵做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  
 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里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  
 大似他的放着明明律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  
 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廝若還  
 去告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  
 廝併見面不得這里是禁城之裏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  
 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軍偏我不會殺人柴進

道等我看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裏  
 請坐正說之間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  
 進入到裏面臥榻前只見皇城閣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  
 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  
 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讎九泉之下  
 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  
 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  
 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不曾帶得來星  
 夜教人去取須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  
 盛殮成了孝服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



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心磨拳擦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匹攬行的馬將引開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拈竿樂器城外遊翫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道等語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

待斷七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廝枷號起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廝衆人却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都看見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番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閃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錫提起來拳頭脚尖一發



上柴進那情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有詩爲證

慘刻侵謀倚橫豪

豈知天理竟難逃

李逵猛惡無人敵

不見閻羅不肯饒

李逵將殷天錫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  
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  
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向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  
連累你柴進道我自有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快走事不宜  
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  
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家柴進

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  
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  
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  
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番  
在廳前階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  
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  
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  
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  
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  
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里柴進道心慌逃走



了。高廉道：他是箇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悞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問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里？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也。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裏監收。殷天錫屍首檢驗了，自把棺木殯葬，不在話下。這般夫人要與兄弟報讎，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

重義之人半  
點虧心不得  
畢竟有小衙  
內存心

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却說李逵連夜逃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衆頭領。朱仝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透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鬪朱仝。晁蓋、宋江并衆頭領一發向前勸住。宋江與朱仝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顧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朱仝陪話。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

真好宋江看  
官看着亦自



殺了。小衙內。雖是軍師嚴令。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伏箇禮。我却。是拜你便了。李逵喫宋江。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李逵喫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裏。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箇。和李逵說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厮。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戴宗。哥哥那里去了。吳學究道。我

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遶那里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下在牢裏。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箇黑厮。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



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輕動？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願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穰，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仝、雷橫、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前部已離山寨，中軍主將宋江、吳用督併人馬，望高唐州進發。端的好整齊，但見：

繡旗飄號帶，畫角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點。鋼鎗蘆葉鎗，紛紛瑞雪。蠻牌遮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炮隨車，大戟長戈擁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鬪，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蒼龍，騎騎能衝敵。端的鎗刀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梁山泊前軍已到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到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



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文武兩全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虎爲飛天神兵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那三百飛天神兵怎生結束但見

頭披亂髮腦後撒一把煙雲身掛葫蘆背上藏千條火焰黃抹額齊分八卦豹皮襯盡按四方熟銅面具似金裝鑲鐵滾刀如掃帚掩心鎧甲前後豎兩面青銅照眼旌旗左右罩千層黑霧疑是天蓬離斗府正如月孛下

雲衢

那知府高廉引了三百神兵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回排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納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到來却說林冲花榮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高唐州納命的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



民的強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裏轉出一箇統制官姓于名直拍馬輪刀竟出陣前林冲見了逕迤于直兩箇戰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擡下馬去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出馬報讎軍官隊裏又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温雙名文寶使一條長鎗騎一匹黃驃馬鑿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蹄蕩起征塵直迤林冲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温文寶兩箇約鬪十合之上秦明放箇門戶讓他鎗搠進來手起棍落把温文寶掣去半箇天靈死于馬下那匹馬跑回本陣去了兩陣軍相對齊納聲喊高廉見連折二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裏飛砂走石撼地搖天刮起怪風逕掃過對陣來林冲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馬亂轡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神兵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



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術，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呪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喫了，搖旗操鼓，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并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皂旗。吳學究道：「那陣內皂旗，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有破陣之法。」諸軍衆將

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

強敵挑鬪。但見牌響，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有重賞，兩

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鞦蹠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

龍章鳳篆，手裏拿着寶劍出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

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

絕。」高廉喝道：「你這騃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

污脚。」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黑氣起處，

早捲起怪風來。」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

捏訣，右手把劍一指，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

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



忠義水滸傳 四十六  
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劔敲動向那神兵隊裏捲一  
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羣猛獸但見

狻猊舞爪獅子搖頭閃金獅豸逞威雄奮錦貔施勇  
猛豺狼作對吐獠牙直遶雄兵虎豹成羣張巨口來嚙  
劣馬帶刺野豬衝陣入捲毛惡犬撞人來如龍大蟒撲  
天飛吞象頑蛇鑽地落

高廉銅牌響處一羣怪獸毒蟲直衝過來宋江陣裏衆多  
人馬驚呆了宋江撇了劔撥回馬先走衆頭領簇捧着盡  
都逃命大小軍校你我不能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  
把劔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

大敗虧輸高廉趕殺二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宋江  
來到土坡下收住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  
喜衆頭領都有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  
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  
若是這廝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可先用計  
隄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江  
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  
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  
分但見

雲生四野霧漲八方搖天撼地起狂風倒海翻江飛急



雨雷公忿怒倒騎火獸逞神威電母生嗔亂掣金蛇施  
聖力大樹和根拔去深波徹底捲乾若非灌口斬蛟龍  
疑是泗州降水母

當夜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引着三百餘人伏在草裏看時  
只見高廉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唿哨殺入寨裏來見  
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納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  
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逡逃楊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射  
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眾軍四散冒雨趕殺高廉引領了  
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深入少刻雨過雲收  
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棚翻射死拿得神兵二

十餘人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  
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眾人  
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  
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  
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爲是人少不敢  
去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  
眾頭領下了七八箇小寨圍遶大寨隄備再來劫寨一面  
使人回山寨取軍馬協助且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  
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曉夜隄備且休與他廝殺待我箭  
瘡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



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箇高廉尚且破不得倘或別添他處軍馬併力來劫如何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這箇人來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子永不能得正是要除起霧興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竟吳學究說這箇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九十二回終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薊州尋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着却那里去尋吳用道只說薊州有管下多少縣治鎮市鄉村他須不曾尋得到我想公孫勝他是箇清高的人必然在箇名山洞府大川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遶薊州管下縣道名山仙境去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江聽罷隨即叫請戴院長商議可往薊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願往只是得一箇做伴



的去方好。吳用道：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趕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走得許多路程。李逵便道：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喫素，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箇有甚難處？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錫，却教柴大官人喫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並不惹事了。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縛了包裹，拜辭宋江并衆人，離了高唐州，取路投薊州來，走了三十餘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買碗酒喫了，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

法，須要只喫素酒，且向前面去。李逵答道：便喫些肉也打甚麼緊？戴宗道：你又來了。今日已晚，且尋客店宿了，明日早行。兩箇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黑，尋着一箇客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沽一角酒來喫。李逵搬一碗素飯，并一碗菜湯來房裏與戴宗喫。戴宗道：你如何不喫飯？李逵應道：我且未要喫飯哩。戴宗尋思道：這厮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喫葷。戴宗自把素飯喫了，却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在那里自喫。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戴宗自去房裏睡了。李逵喫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說他自暗暗的來房裏



睡了、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飯喫了、各分行行李在背上、算還了房宿錢、離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說道、我們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須要趕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箇甲馬、去李逵兩隻腿上也縛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裏等我、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李逵拽開脚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忍一日、餓戴宗也自拴上甲馬、隨後趕來、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聽耳朶邊風雨之聲、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腳底下如雲催霧、趕李逵怕

將起來、幾遍待要住脚、兩條腿那里收拾得住、這脚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點地、只管的去、去了、看見酒肉飯店、又不能勾入去、買喫、李逵只得叫爺爺、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紅日平西、肚裏又饑、又渴、越不能勾住脚、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戴宗從背後趕來、叫道、李大怎的不買些點心喫了去、李逵應道、哥哥救我一救、餓殺鐵牛也、戴宗懷裏摸出幾箇炊餅來、自喫、李逵叫道、我不能勾住脚、買喫、你與兩箇克饑、戴宗道、兄弟、你走上來、與你喫、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來遠、近、只趕不上、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蹺蹊、我的兩條腿也



不能勾住李逵道阿也我的這鳥脚不由我半分自這般  
走了去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來戴宗道只除是  
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  
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兒要我砍了腿下來你却笑我戴宗  
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連我也走不得住你自走去  
李逵叫道好爺爺你饒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這法不許  
喫葷第一戒的是牛肉若還喫了一塊牛肉直要走十萬  
里方纔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真  
箇偷買幾斤牛肉喫了正是怎麼好戴宗道怪得今日連  
我的這腿也收不住只用去天盡頭走一遭了慢慢地却

得三五年方纔回得來李逵聽罷叫起撞天屈來戴宗笑  
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逵道  
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喫葷麼  
李逵道今後但喫時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我見哥哥要  
喫素鐵牛却喫不得因此上瞞着哥哥今後竝不敢了戴  
宗道既是恁地饒你這一遍退後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  
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却似釘住了的一般兩隻脚立定  
地下那移不動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來李逵正待  
擡脚那里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鐵鑄就了的李逵  
大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叫道哥哥救我一救



戴宗轉回頭來笑道你今番依我說麼李逵道你是我親  
爺却是不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今番却要依我便  
把手縮了李逵唱聲起兩箇輕輕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  
可憐見鐵牛早歇了罷前面到一箇客店兩箇且來投宿  
戴宗李逵入到房裏去腿上都卸下甲馬來取出幾陌紙  
錢燒送了問李逵道今番却如何李逵道這兩條腿方纔  
是我的了戴宗道誰着你夜來私買酒肉喫李逵道爲是  
你不許我喫葷偷了些喫也喫你要得我勾了戴宗叫李  
逵安排些素酒素飯喫了燒湯洗了脚上床歇了睡到五  
更起來洗漱罷喫了飯還了房錢兩箇又上路行不到三

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馬道兄弟今日與你只縛兩箇教你  
慢行些李逵道我不要縛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  
你幹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來只釘  
住在這里只等我去薊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逵  
慌忙叫道我依我依戴宗與李逵當日各只縛兩箇甲馬  
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兩箇一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  
便行要住便住李逵從此那里敢違他言語於路上只是  
買些素酒素飯喫了便行話休絮絮兩箇用神行法不旬  
日迤邐來薊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箇入城來戴宗  
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遠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箇認



得公孫勝的兩箇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箇乞丐道人却鳥躲在那里我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戴宗聽道你又來了若不聽我的言語我又教你喫苦李逵笑道我自這般說要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話兩箇又來店裏歇了次日早起却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戴宗但見老人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里居住竝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當日晌午時分兩箇走得肚饑路傍邊見一箇素麵店兩箇直入來買些點心喫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箇空處戴宗李逵立在當路過賣問道客官

要喫麵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見箇老丈獨自一箇占着一付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箇喏兩箇對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造四箇壯麵來戴宗道我喫一箇你喫三箇不少麼李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箇來我都包辦過賣見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麵來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燥只見過賣却搬一箇熟麵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拿起麵來便喫那分麵却熟老兒低着頭伏卓心喫李逵性急見不搬麵來叫一聲過賣罵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卓子只一拍濺那老人一臉熱汗那分麵都潑翻了老兒焦



燥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麵？」李逵撿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與他陪話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丈丈一分麵，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喫了麵，回去聽講。遲時候了，程途戴宗問道：丈丈，何處人氏？」却聽誰人講甚麼。老兒答道：「老漢是本處薊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聽山上羅真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戴宗尋思道：莫不是公孫勝也在那里？」便問老人道：「丈丈，貴莊曾有箇公孫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的他。老漢和他是隣舍，他只有箇老母在堂，這箇先生一向雲遊在外。」

此時喚做公孫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孫勝。此是俗名，無人認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戴宗又拜問丈丈道：「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清道人在家，麼？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戴宗聽了大喜，連忙催攬麵來，喫和那老兒一同喫了。等還麵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買些香紙，也便來也。」老人作別去了。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馬，離了客店，兩箇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



時到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  
只有五里便是兩箇又離了縣治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  
五里早望見那座仙山委實秀麗但見

青山削翠碧岫堆雲兩崖分虎踞龍盤四面有猿啼鶴  
唳朝看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梢流水潺湲澗內聲聲  
鳴玉珮飛泉瀑布洞中隱隱奏瑤琴若非道侶修行定  
有仙翁煉藥

當下戴宗李逵來到二仙山下見箇樵夫戴宗與他施禮  
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  
箇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兩箇抹過山嘴來見有

十數間草房一週圍矮墻墻外一座小小石橋兩箇來到  
橋邊見一箇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戴宗施禮問道娘  
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答道在屋後煉  
丹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背後躲一躲待  
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你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  
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箇蘆簾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  
箇白髮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  
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  
可姓戴名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曾還  
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求見一



面婆婆道不在家裏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婆婆却來門外對李達道今番須用着你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起來却不得傷犯他老母我來喝住你便罷李達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插在兩胯下入的門裏叫一聲着箇出來婆婆慌忙迎着問道是誰見了李達睜着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達道我是梁山泊黑旋風奉着哥哥將令教我來請公孫勝你叫他出來佛眼相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鳥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莫言不是早早出來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里不是公孫勝家自喚做清道人李達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李達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墻婆婆向前攔住李達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把那婆婆驚倒在地只見公孫勝從裏面走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有詩爲證

藥爐丹竈學神仙

遁跡深山了蕩緣

不是戴宗施巧計

公孫安肯出堂前

戴宗便來喝道鐵牛如何赫倒老母戴宗連忙扶起李達撇了大斧便唱箇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來公



孫勝先扶娘入去了，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淨室坐下，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師父下山之後，小可先來蘄州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糾合得一夥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逕來尋請。足下遠遍蘄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麵店中得箇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師父來。這箇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請師父便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公孫勝道：「貧道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心。一者母親年老，無人奉侍；二乃本師羅真人留在座前，恐怕山寨有人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師父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干碍老母無人養贍，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其實去不得。」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箇喫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師父不肯去時，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義從此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肯容許，便一同去。」戴宗道：



只今便去啓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道：哥哥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煩請師父同往一遭。公孫勝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已是秋殘冬初，時分日短夜長，容易得晚來到半山腰，却早紅輪西墜，松陰裏面一條小路，直到羅真人觀前。見有硃紅牌額，上寫三箇金字，書着紫虛觀。三人來到觀前，看那二仙山時，果然是好座仙境，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一羣白鶴聽經，數箇青衣碾藥。青梧翠竹，洞門深鎖。碧牕寒，白雪黃芽。石室雲封，丹竈煖。野鹿銜花穿徑去，山猿擎果度崖來。時聞道士談經，每

見山翁論法，虛皇壇畔。天風吹下步虛聲，禮斗殿中鸞背。忽來環珮韻，只此便爲真紫府。更於何處覓蓬萊。

三人就着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兩箇童子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當下公孫勝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值真人朝真纔罷，坐在雲床上。公孫勝向前行禮起居，躬身侍立。戴宗李逵看那羅真人時，端的有神遊八極之表，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碧眼大瞳，服食造長生之境。每啖安期之棗，曾嘗方朔



之桃氣滿丹田，端的綠筋紫腦，名登玄籙，定知蒼腎青肝，正是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

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着眼看。羅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山東義友是也。今為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敢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吾弟子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閒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議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來。李逵問道：「那老仙先生說甚麼？」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則聲。」戴宗道：「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李逵聽了，叫起來道：「教我兩箇走了許多路程，千難萬難尋見了，却放出這箇屁來，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提住腰胯，把那老賊道倒直撞下山去。戴宗聽着道：「你又耍釘住了脚。」李逵道：「不敢不敢。」說一聲兒，要三箇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喫了。公孫勝道：「且權宿一宵，明日再去。」懇告本師若肯時，便去。戴宗至夜叫了安置，兩箇收拾行李，都來淨室裏睡了。兩箇睡到五更左側，李逵悄悄爬將起來，聽得戴宗勦

此丹客所以不如禪客也。禪者雖提刀殺賊，正是煉丹養性，修真實地，且看魯智深便見。



的睡着自己尋思道却不是于鳥氣麼你原是山寨裏人却來問甚麼鳥師父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悞了哥哥的大事我恐不得了只是殺了那箇老賊道教他沒問處只得和我去李逵當時摸了兩把板斧悄悄地開了房門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却見兩扇大門關了傍邊籬牆若不甚高李逵騰地跳將過去開了大門一步步摸入裏面來直至松鶴軒前只聽隔牕有人看誦玉樞寶經之聲李逵爬上來舐破牕紙張時見羅真人獨自一箇坐在雲床上面前卓兒上燒着一爐好香點着兩枝畫燭朗朗誦經李逵道這賊道却不是當死一點

楚楚過門邊來把手只一推呀地兩扇亮榻齊開李逵槍將入去提起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劈將下來砍倒在雲床上流出白血來李逵看了笑道眼見的這賊道是童男子身願養得元陽真氣不會走泄正沒半點的紅李逵再仔細看時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一顆頭直砍到項下李逵道今番且除了一害不煩惱公孫勝不去便轉身出了松鶴軒從側首廊下迤將出來只見一箇青衣童子攔住李逵喝道你殺了我本師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這箇小賊道也喫我一斧手起斧落把頭早砍下臺基邊去二人都被李逵砍了李逵笑道只好撒開徑取路出了觀門



飛也似奔下山來。到得公孫勝家裏，閃入來，閉上了門。淨室裏聽戴宗時，兀自未覺。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直到天明，公孫勝起來，安排早飯相待。兩箇喫了，戴宗道：「再請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懇告真人。李逵聽了，暗暗地冷笑。三箇依原舊路，再上山來。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見兩箇童子。公孫勝問道：「真人何在？」道童答道：「真人坐在雲床上養性。」李逵聽說，喫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入去。三箇揭起簾子入來看時，見羅真人坐在雲床上。中間李逵暗暗想道：「昨夜莫非是錯殺了。」羅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眾人免難。」

羅真人道：「這黑大漢是誰？」戴宗答道：「是小可義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一遭戴宗拜謝，李逵自暗暗尋思道：「那厮知道我要殺他，却又鳥說，只見羅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三箇謝了。戴宗尋思：「這羅真人又強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喚道：「童取三箇手帕來。」戴宗道：「上告我師，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勾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來。」三箇人隨出觀門外石巖上來，先取一箇紅手帕鋪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孫勝雙脚在上面，羅真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



起離山約有二十餘丈羅真人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却鋪下一箇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聲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去了那兩片青紅二雲如蘆蓆大起在天上轉李逵看得呆了羅真人却把一箇白手帕鋪在石上喚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要若跌下來好箇大疙癩羅真人道你見二人麼李逵立在手帕上羅真人喝一聲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白雲飛將起去李逵叫道阿也我的不穩放我下來羅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宗拜謝侍立在面前公孫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尿你不着我

下來我劈頭便撒下來也羅真人問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會惱犯了你你因何夜來越牆而過入來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已被殺了又殺了我一箇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羅真人笑道雖然只是砍了我兩箇葫蘆其心不善且教你喫些磨難把手一招喝聲去一陣惡風把李逵吹入雲端裏只見兩箇黃巾力士押着李逵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不覺逕到薊州地界說得竟不着體手脚搖戰忽聽得刮刺刺地響一聲却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看見半天裏落下一箇黑大漢來眾皆喫驚



馬知府見了，叫道：「且拿這厮過來。」當下十數箇牢子獄卒，把李逵驅至當面。馬府尹喝道：「你這厮是那里妖人？如何從半天裏吊將下來？」李逵喫跌得頭破額裂，半晌說不出話來。馬知府道：「必然是箇妖人。」教去取些法物來。牢子節級將李逵細翻驅下廳前草地，一箇虞候撥一盆狗血，沒頭一淋，又一箇提一桶屎糞來，望李逵頭上直澆到脚底下。李逵口裏耳朵裏都是屎尿。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原來薊州人都知道羅真人是箇現世的活神仙，因此不肯下手傷他。再驅李逵到廳前，早有吏人稟道：「這薊州羅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

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府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書，每聞今古之事，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卽係妖人牢子與我加力打那厮衆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釘了，押下大牢裏去。李逵來到死囚獄裏，說道：「我是直日神將，如何加了我好友，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節級禁子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誰不欽服，都來問李逵你端的，是甚麼人。李逵道：「我是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因一時有失，惡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間，教我受此苦難。三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些。」



酒食來將息我時我教你們眾人全家都死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到都怕他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喫李逵見他們害怕越說起風話來牢裏眾人越怕了又將熱水來與他洗浴了換些乾淨衣裳李逵道若還缺了我酒食我便飛了去教你們受苦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蘄州牢裏不提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一一說與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動問山寨裏事務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疎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甚喜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

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休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逵雖是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鯁直分毫不肯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諛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邪心貪財背義敢勇當先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這箇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爲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安在就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但見



面如紅玉鬚似皂絨彷彿有一丈身材縱橫有千斤氣  
力黃巾側畔金環口耀噴霞光繡襖中間鐵甲霜鋪吞  
月影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脚穿抹綠弔墩靴  
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箇黃巾力士上告我師有何法旨羅真人道先差你押  
去薊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速  
去速回力士聲喏去了約有半箇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  
撇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這兩日在那里  
李逵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道鐵牛不敢了也羅真  
人道你從今已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反心

李逵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語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  
了這幾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裏從  
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拿住那箇馬知府道  
我是妖人捉翻我網了却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屎尿淋  
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裏去  
衆人問我是何神從天上落下來只喫我說道羅真人的  
親隨直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三二日必來取  
我雖是喫了一頓棍棒却也許得些酒食噏那厮們懼怕  
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夕纔正在亭心裏詐酒  
肉喫只見半空裏跳下這箇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喝我



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扶到這里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李逵聽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顧下拜戴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的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急望乞師父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道道我本不教他去今爲汝大義爲重權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前跪聽真人指教正是滿還濟世安邦願來作乘鸞跨鳳人畢竟羅真人對公孫勝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

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話說當下羅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學的法術却與高廉的一般吾今傳授與汝五雷天罡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國安民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所練悞了大事專精從前學道之心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視勿得憂念汝應上界天開星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吾有八箇字汝當記取休得臨期有悞羅真人說那八箇字道是逢幽而止遇汴而還公孫勝拜授了訣法便和戴宗李逵三人拜辭了羅真人別了衆道伴下山歸到家中收拾了道衣寶劍二



口、弁鐵冠如意等物了當拜辭了老母離山上路行過了  
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報知哥哥先生和李逵  
大路上來却得再來相接公孫勝道正好賢弟先往報知  
吾亦趨行來也戴宗分付李逵道於路小心伏侍先生但  
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答道他和羅真人一般的法術  
我如何敢輕慢了他戴宗拴上甲馬作起神行法來預先  
去了却說公孫勝和李逵兩箇離了二仙山九宮縣取大  
路而行到晚尋店安歇李逵懼怕羅真人法術十分小心  
伏侍公孫勝那里敢使性兩箇行了三日來到一箇去處  
地名喚做武岡鎮只見街市人煙輳集公孫勝道這兩日

於路走的困倦買碗素酒素麪喫了行李李逵道也好却見  
驛道傍邊一箇小酒店兩箇人來店裏坐下公孫勝坐了  
上首李逵解了腰包下首坐了叫過賣一面打酒就安排  
些素饌來與二人喫公孫勝道你這里有甚素點心賣過  
賣道我店裏只賣酒肉沒有素點心市口人家有棗糕賣  
李逵道我去買些來便去包內取了銅錢逕投市鎮上來  
買了一包棗糕欲待回來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喝采道  
好氣力李逵看時一夥人圍定一箇大漢把鐵瓜鎚在那  
里使衆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漢時七尺以上身材  
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條大路李逵看那鐵鎚時約有三十



來斤那漢使的發了，一爪鎚正打在壓街石上，把那石頭打做粉碎，眾人喝采。李逵忍不住，便把棗糕揣在懷中，便來拿那鐵鎚。那漢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拿我的鎚？」李逵道：「你使的甚麼鳥好？」教眾人喝采。看了到污眼，你看老爺使一回，教眾人看。那漢道：「我借與你，你若使不動時，且喫我一頓頓子拳了去。」李逵接過瓜鎚，如弄彈丸一般，使了一回，輕輕放下面，又不紅，心頭不跳，口內不喘。那漢看了，倒身便拜，說道：「願求哥哥大名。」李逵道：「你在那里住？」那漢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箇所在，見一把鎖鎖着門。那漢把鑰匙開了門，請李逵到裏面坐地。李逵看

只為宋江好  
賢人皆以  
宋江之心為  
心矣  
湯隆出身

他屋裏都是鐵砧、鐵鎚、火爐、鉗鑿家火。尋思道：「這人必是箇打鐵匠人。」山寨裏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夥？李逵又道：「漢子，你通箇姓名，教我知道。」那漢道：「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為打鐵上遭際老神經畧相公帳前叙用。近年父親在任亡故，小人貪賭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人骨好使鎗棒，為是自家渾身有麻點，人都叫小人做金錢豹子。敢問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逵。」湯隆聽了，再拜道：「多聞哥哥威名，誰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这里，幾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也做箇頭領。」



湯隆道若得哥哥不棄肯帶携兄弟時願隨鞭鐙就拜李  
逵爲兄李逵認湯隆爲弟湯隆道我又無家人伴當同哥  
哥去市鎮上喫三盃淡酒表結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  
早行李逵道我有箇師父在前面酒店裏等我買棗糕去  
喫了便行擔閣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湯隆道如何這般要  
緊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見今在高唐州界首廝殺  
只等我這師父到來救應湯隆道這箇師父是誰李逵道  
你且休問快收拾了去湯隆急急拴了包裹盤纏銀兩戴  
上毡笠兒跨了口腰刀提條朴刀棄了家中破房舊屋僦  
重家火跟了李逵直到酒店裏來見公孫勝公孫勝埋怨

道你如何去了許多時再來遲些我依前回去了李逵不  
敢做聲回話引過湯隆拜了公孫勝備說結義一事公孫  
勝見說他是打鐵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棗糕叫過賣  
將去整理三箇一同飲了幾盃酒喫了棗糕筭還了酒錢  
李逵湯隆各背上包裹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迤邐望高  
唐州來三箇於路三停中走了二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  
着戴宗來接公孫勝見了大喜連忙問道近日相戰如何  
戴宗道高廉那廝近日箭瘡平復每日領兵來搦戰哥哥  
堅守不敢出敵只等先生到來公孫勝道這箇容易李逵  
引着湯隆拜見戴宗說了備細四人一處迤邐高唐州來離



寨五里遠早有呂方郭盛引一百餘騎軍馬迎接着四人  
都上了馬一同到寨宋江吳用等出寨迎接各施禮罷擺  
了接風酒叙問間闊之情請入中軍帳內衆頭領亦來作  
慶李逵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吳用并衆頭領等講禮已  
罷寨中且做慶賀筵席次日中軍帳上宋江吳用公孫勝  
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道主將傳令且着拔寨都起看  
敵軍如何貧道自有區處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軍  
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早五更造飯軍人都  
披掛衣甲宋公明吳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搖旗  
擂鼓納喊篩鑼殺到城下來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箭鏃  
已痊隔夜小軍來報知宋江軍馬又到早晨都披掛了衣  
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將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將校出  
城迎敵兩軍漸近旗鼓相望各擺開陣勢兩陣裏花腔鼙  
鼓插雜彩繡旗搖宋江陣門開處分十騎馬來雁翅般擺  
開在西邊左手下五將花榮秦明朱仝歐鵬呂方右手下  
五將是林冲孫立鄧飛馬麟郭盛中間三騎馬上爲頭是  
主將宋公明怎生打扮

頭頂茜紅巾腰繫獅蠻帶錦征袍大鵬貼背水銀盔彩  
鳳飛簷抹綠靴斜踏寶鐙黃金甲光動龍鱗描金靴  
隨定紫絲鞭銀鞍鞵穩稱桃花馬



左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權軍師吳學究怎生打扮

五明扇齊攢白羽九綸巾巧簇烏紗素帶香阜浴邊碧玉環絲絲束定鳧鳥穩踏葵花燈銀鞵不離紫絲韁兩條銅鍊腰間掛一騎青驄出戰場

右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陣副軍師公孫勝怎生打扮

星冠耀日神劔飛霜九霄衣服繡春雲六甲風雷藏寶訣腰間繫雜色短鬚縑背上懸松文古定劔穿一隻雲頭點翠阜朝靴騎一匹分駿昂首黃花馬名標籃笊玄

功著身列仙班道行高

三箇總軍主將三騎馬出到陣前看對陣金鼓齊鳴門旗開處也有二三十箇軍官簇擁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陣前立馬於門旗下怎生結束但見

束髮冠珍珠嵌就絳紅袍錦繡攢成連環鎧甲耀黃金雙翅銀盔飛彩鳳足穿雲縫弔墩靴腰繫獅蠻金鞋帶手內劔橫三尺水陣前馬跨一條龍

那知府高廉出到陣前厲聲高叫喝罵道你那水洼草賊既有心要來廝殺定要分箇勝敗見箇輸贏走的不是好漢宋江聽罷問一聲誰人出馬立斬此賊小李廣花榮挺



鎗躍馬直至垓心。高廉見了，喝問道：「誰與我直取此賊去？」那統制官隊裏轉出一員上將，喚做薛元輝，使兩口雙刀，騎一匹劣馬，飛出垓心來戰花榮。兩箇在陣前鬪了數合，花榮撥回馬望本陣便走。薛元輝不知是計，縱馬舞刀，儘力來趕。花榮畧帶住了馬，一弓取箭，紐轉身軀，只一箭把薛元輝頭重脚輕，射下馬去。兩軍齊納聲喊，高廉在馬上見了大怒，急去馬鞍前轎取那面聚獸銅牌，把劔去擊那里敲得三下，只見神兵隊裏捲起一陣黃砂來，罩的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喊聲起處，豺狼虎豹，怪獸毒蟲，就這黃砂內捲將出來，眾軍恰待都走，公孫勝在馬上早掣出那

一把松文古定劔來，指着敵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道金光射去，那夥怪獸毒蟲，都就黃沙中亂紛紛墜於陣前。眾軍人看時，却都是白紙剪的虎豹走獸，黃沙盡皆蕩散不起。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但見人亡馬倒，旗鼓交橫。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軍馬趕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橋，閉上城門，插木砲石如雨般打將下來。宋江叫且鳴金收聚軍馬，下寨整點人數，各獲大勝，回帳稱謝公孫先生神功道德，隨即賞勞三軍。次日分兵四面圍城，儘力攻打。公孫勝對宋江吳用道：「昨夜雖是殺敗敵軍大半，眼見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



中去了。若是今日攻擊得緊，那厮今夜必來偷營劫寨。今晚可收軍一處，直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這裏虛扎寨柵，夜間教衆將只聽霹靂響，看寨中火起一齊進兵。傳令已了，當日攻城至未牌時分，都收四面軍兵還寨，却在營中大吹大擂飲酒，看看天色漸晚，衆頭領暗暗分撥開去，四面埋伏已定。却說宋江、吳用、公孫勝、花榮、秦明、呂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點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帶鐵葫蘆，於內藏着硫黃、焰硝、烟火藥料，各人俱執鈎叉、鐵掃帚。內都銜蘆哨，二更前後大開城門，放下弔橋。高廉當先驅領神兵前進，背後却帶三千餘騎，遶殺前來。離寨漸

近，高廉在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氣冲天，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播土揚塵。三百神兵各取火種，去那葫蘆口上點着，一聲蘆哨齊響，黑氣中間火光罩身，大刀闊斧滾入寨裏來。高埠處公孫勝仗劍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箇霹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見那空寨中火起，光焰亂飛，上下通紅，無路可出。四面伏兵齊趕圍定寨柵，黑處偏見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箇，都被殺在寨裏。高廉急引了三十餘騎，遶走回城，背後一枝軍馬追趕將來，乃是豹子頭林冲。看看趕上，急叫得放下弔橋。高廉只帶得八九騎入城，其餘盡被林冲和人連馬生擒活捉了去。高廉進到



城中盡點百姓上城守護高廉軍馬神兵被宋江林冲殺  
箇盡絕次日宋江又引軍馬四面圍城甚急高廉尋思我  
數年學得術法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  
使人去隣近州府求救急急修書二封教去東昌寇州二  
處離此不遠這兩箇知府都是我哥哥擡舉的人教星夜  
起兵來接應差了兩箇帳前統制官齎擎書信放開西門  
殺將出來投西奪路去了衆將却待去追趕吳用傳令且  
放他去可以將計就計宋江問道軍師如何作用吳學究  
道城中兵微將寡所以他去求救我這里可使兩枝人馬  
詐作救應軍兵於路混戰高廉必然開門助戰乘勢一面

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獲宋江聽了大喜令戴宗  
回梁山泊另取兩枝軍馬分作兩路而來且說高廉每夜  
在城中空闊處堆積柴草竟天價放火爲號城上只望救  
兵到來過了數日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亂急  
忙報知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瞻望只見兩路人馬戰  
塵蔽日喊殺連天冲途前來四面圍城軍馬四散逃走高  
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盡點在城軍馬大開城門分頭掩  
殺出去且說高廉撞到宋江陣前看見宋江引着花榮秦  
明三騎馬望小路而走高廉引了人馬急去追趕忽聽得  
山坡後珠砲響心中疑惑便收轉人馬回來兩邊鑼響



忠義水滸傳  
 左手下呂方，右手下郭盛，各引五百人馬衝將出來。高廉急奪路走時，部下軍馬折其大半，途走脫得垓心時，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引着些敗卒殘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後撞出一彪人馬，當先擁出病尉遲孫立，攔住去路。厲聲高叫：「我等你多時，好好下馬受縛！」高廉引軍便回。背後早有一彪人馬截住去路，當先馬上却是美髯公朱仝，兩頭夾攻將來，四面截了去路。高廉便棄了坐下馬，便走上山，四下里部軍一齊趕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起駕！一片黑雲冉冉騰空，直上山頂，只見山

坡邊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將劍望空一指，只見高廉從雲中倒撞下來，側首搶過插翅虎雷橫，一朴刀把高廉揮做兩段，可憐五馬諸侯貴，化作南柯夢裏人。有詩為證：

上臨之以天鑿，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  
 行克畢竟逢克，恃勢還歸失勢。  
 勸君自警平生，可歎可驚可畏。

且說雷橫提了首級都下山來，先使人去飛報主帥宋江。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



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時當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箇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只不見柴大官人。一箇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內。却監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提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爲是連日廝殺。未曾取問發落。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吳學究教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箇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蘭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進。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爲見本人。是箇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因是連日廝殺。知府不聞。小人却恐他差人下來看視。必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推放裏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宋江聽了。慌忙着蘭仁引人。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裏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淺。上面叫時。那得人應。把索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多。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主軍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見有無。說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



報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學  
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箇大篾籬把索子絡了接長  
索頭扎起一箇架子把索掛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  
手拿兩把板斧坐在籬裏却放下井裏去索上縛兩箇銅  
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却從籬裏爬將出來去井底下摸  
時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這裡又  
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脚處李逵把雙斧拔放  
籬裏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一摸摸着一箇人做一堆  
泥墩在水坑裏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里見動把手去  
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恁的時還有救

性隨即爬在籬裏搖動銅鈴衆人扯將上來李逵說下面  
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籬裏先發  
上來却再放籬下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薊州着  
了兩道兒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  
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籬裏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  
將出籬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籬裏搖動索上銅鈴上面  
聽得早扯起來到上面衆人看了大喜宋江見柴進頭破  
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畧開又閉宋江心中甚是悽愴  
叫請醫士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喊大叫宋江聽得急  
叫把籬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



此際靠高休  
不着了

到反說他大  
惡豈不可笑

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籬放下去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眾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再把應有家私并府庫財帛倉廩糧米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稱謝晁宋二公，并眾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所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晁蓋、宋江等眾皆大喜。自高唐州回來，又添得柴進、湯隆兩箇頭領，且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東昌寇州兩處，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真實。高太尉聽了，知道殺死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專等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直臨丹墀，伺候朝見。當日五更三點，道君皇帝陞殿，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駕坐殿頭，官鳴道：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高太尉出班奏曰：今有濟州梁山泊賊首晁蓋、宋江累造大惡，打劫城池，搶擄倉廩，聚集兇徒惡黨，見在濟州殺害官軍，鬧了江州無為軍，今又將高唐州官民殺戮一空，倉廩庫



藏盡被擄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誅勦。他日養成賊勢。難以制伏。伏乞聖斷。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下聖旨。就委高太尉選將調兵。前去勦捕。務要掃清。水泊殺絕種類。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興舉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復天子道。卿若舉用。必無差錯。即令起行。飛捷報功。加官賜賞。高遷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孫。單名喚箇灼字。使兩條銅鞭。有萬夫不當之勇。見受汝寧郡都統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將。臣舉保此人。可以征勦梁山泊。可授兵馬指揮使。領馬步精銳軍士。克日掃清山寨。班師還朝。天子准奏。降下聖旨。着樞

出身

密院即便差人齎勅。前往汝寧州。星夜宣取。當日朝罷。高太尉就於帥府。着樞密院撥一員軍官。齎擊聖旨。前去宣取。當日起行。限時定日。要呼延灼赴京聽命。却說呼延灼在汝寧州。統軍司坐衙。聽得門人報道。有聖旨。特來宣取將軍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與本州官員出郭。迎接到統軍司。開讀已罷。設筵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頭盔衣甲。鞍馬器械。帶引三四十從人。一同使命。離了汝寧州。星夜赴京。於路無話。早到京師。城內殿司府前下馬。來見高太尉。當日高俅正在殿帥府坐衙。門吏報道。汝寧州宣到呼延灼。見在門外。高太尉大喜。叫喚進來。參見了。看那呼延



灼一表非俗正是

開國功臣後裔先朝良將玄孫家傳鞭法最通神英武  
熟經戰陣伏劔能探虎穴彎弓解射鵬羣將軍出世定  
乾坤呼延灼威名大振

當下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  
帝徽宗天子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賜雪  
烏騅一匹那馬渾身墨錠似黑四蹄雪練價白因此名爲  
踢雪烏那馬日行千里聖旨賜與呼延灼騎坐呼延灼就  
謝恩已罷隨高太尉再到殿帥府商議起軍勦捕梁山泊  
一事呼延灼稟復恩相小人觀探梁山泊兵多將廣武藝  
高強不可輕敵小覷乞保二將爲先鋒同提軍馬到梁山  
獲大功高太尉聽罷大喜問道將軍所保誰人可爲前部  
先鋒不爭呼延灼舉保此二將有分教宛子城重添良將  
梁山泊大破官軍且教功名未上凌煙閣姓字先標聚義  
廳畢竟呼延灼對高太尉保出誰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話說高太尉問呼延灼道將軍所保何人可為先鋒呼延灼稟道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姓韓名滔原是東京人氏曾應過武舉出身使一條棗木柵人呼為百勝將軍此人可為正先鋒又有一人乃是潁州團練使姓彭名玘亦是東京人氏乃累代將門之子使一口三尖兩刃刀武藝出衆人呼為天目將軍此人可為副先鋒高太尉聽了大喜道若是韓彭二將為先鋒何愁狂寇哉當日高太尉就嚴帥押了兩道牒文着樞密院差人星夜往陳潁二州調

名 孟浩彭玘出

好說



取韓滔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之間二將已到京師逕來殿帥府參見了太尉并呼延灼次日高太尉帶領衆人都往御教場中敷演武藝看軍了當却來殿帥府會同樞密院官計議軍機重事高太尉問道你等三路總有多少人馬呼延灼答道三路軍馬計有五千連步軍數及一萬高太尉道你三人親自回州揀選精銳馬軍三千步軍五千約會起程收勦梁山泊呼延灼稟道此三路馬步軍兵都是訓練精熟之士人強馬壯不必殿帥憂慮但恐衣甲未全只怕悞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寬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說時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不拘數目任意選

揀衣甲盔刃關領前去務要軍馬整齊好與對敵出師之日我自差官來點視呼延灼領了鈞旨帶人往甲仗庫關支呼延灼選訖鐵甲三千副熟皮馬甲五千副銅鐵頭盔三千頂長鎗二千根袞刀一千把弓箭不計其數火炮鐵砲五百餘架都裝載上車臨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三箇將軍各賞了金銀段疋三軍盡關了糧賞呼延灼和韓滔彭玘都與了必勝軍狀辭別了高太尉并樞密院等官二人上馬都投汝寧州來於路無話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道韓滔彭玘各往陳穎二州起軍前來汝寧會合不旬半月之上三路兵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師



關到衣甲盔刀旗鎗鞍馬并打造連環鐵鎧軍器等物分  
俵三軍已了。伺候出軍。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官前  
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端的  
是

鞍上人披鐵鎧。坐下馬帶銅鈴。旌旗紅展一天霞。刀劍  
白鋪千里雪。弓彎鵲畫飛魚袋。半露龍梢。籠插鵬翎。獅  
子壺緊拴豹尾。人頂深盔垂護項。微漏雙睛。馬披重甲  
帶朱纓。單懸四足。開路人兵齊擔大斧。合後軍將盡撚  
長鎗。數千甲馬離州城。三箇將軍來水泊。

當下起軍擺布兵馬出城。前軍開路韓滔。中軍主將呼延  
灼。後軍催督彭玘。馬步三軍人等浩浩蕩蕩。殺進梁山泊  
來。却說梁山泊遠探報馬。運到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  
當中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法師公孫勝。并眾頭  
領各與柴進賀喜。終日筵宴。聽知報道汝寧州雙鞭呼延  
灼。引着軍馬到來征進。眾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  
聞此人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此人武藝精  
熟。使兩條銅鞭。人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以力敵。  
後用智擒。說言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厮。  
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  
陣。豹子頭林冲打第二陣。小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



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我親自帶引十箇弟兄、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仝、雷橫、穆弘、黃信、呂玄、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棖、張順、阮家三弟兄、駕船接應、却叫李逵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宋江調撥已定、前軍秦明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川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雖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裏百勝將韓滔領兵扎下寨柵、當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角鳴處、聒天般擂起戰鼓來、宋江隊裏門旗下、捧出霹靂火秦明、出到陣前、馬上橫着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將韓滔橫撈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還敢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碎屍萬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聽了也不打話、便拍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韓滔挺撈躍馬來戰秦明、兩箇鬪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下那匹御賜踢雪烏騅、咆哮嘶喊來到陣前、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到、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林冲挺起蛇矛直透



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楚向山坡後去。這里呼延灼自戰林冲，兩箇正是對手，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錦一簇，兩箇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厮。」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讓花榮挺鎗出馬。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彭玘橫着那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驟着五明千里黃花馬，出陣大罵花榮道：「反國逆賊，何足爲道，與吾併箇輸贏。」花榮大怒，也不答話，便與彭玘交馬，兩箇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見彭玘力怯，縱馬舞鞭，直透花榮，鬪不到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厮。」花榮也引軍望右邊楚轉山坡下去了。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勒馬於陣前擺着，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兩箇正在征塵影裏殺氣陰中，一箇使大桿刀，一箇使雙刀，兩箇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轡上，袍底下取出紅綿套索，上有二十四箇金鈎等。彭玘馬來得近，紐過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



見大怒忿力向前來救。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箇鬪到十合之上，急切處，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這箇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賣箇破綻，放他人來，却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來。那雙刀却在懷裏提起，右手銅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把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却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鐸地一聲响，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便挺鎗縱馬向前迎住，廝殺背後。宋江却好引十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一丈青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宋江見活捉拿得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孫立也把鎗帶住，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鋼鞭來迎。呼延灼兩箇都使鋼鞭，那更一般打扮。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幘頭，大紅羅抹額，百花點翠，皂羅袍，烏油鍍金甲，騎一匹烏騾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恭，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鐵幘頭，銷金黃羅抹額，七星打釘皂羅袍，烏油對嵌鎧甲，騎一匹御賜踢雪烏騾，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兩箇在陣前左盤右旋，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宋江看了，喝采不已。官軍陣



裏韓滔見說折了彭玘，便去後軍隊裏盡起軍馬，一發向前廝殺。宋江只怕衝將過來，便把鞭梢一指，十箇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攔來。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箇住。爲何不能全勝？却被呼延灼陣裏都是連環馬官軍，馬帶馬甲，人披鐵鎧，馬帶甲，只露得四蹄懸地。人掛甲，只露着一對眼睛。宋江陣上雖有甲馬，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這里射將箭去，那里甲都護住了。那三千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宋江收軍下寨，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叫左右

公明第一着

說得可憐

羣刀手簇擁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而坐。宋江便拜，彭玘連忙答禮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以賓禮待之？」宋江道：「某等衆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造惡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悞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當以捐軀保奏。宋江道：「某等衆弟兄也只待聖主寬恩赦宥重罪，忘生報國萬死不辭。」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裏。這里自一面



犒賞三軍，并衆頭領，計議軍情。再說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水泊韓滔道：「今日這厮們鬼俺催軍近前，他便慌忙掩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隨即傳下將令，教三千匹馬軍做一排擺着，每三十三匹一連，却把鐵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鎗直衝入去。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鎖定五千步軍在後策應。明日休得挑戰，我和你押後掠陣。但若交鋒，分將三面衝將過去，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却說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聞納喊，並不交鋒。爲頭五軍都一字兒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孫立，在後隨即宋江引十將也到。重重疊疊擺着人馬，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是擂鼓發喊，竝無一人出馬交鋒。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却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猛聽對陣裏連珠砲響，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隊連環馬軍直衝將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三匹馬，一齊跑發，不容你向前走。那連環馬軍，滂山遍野橫衝直



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攙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飛馬慌忙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却得伏兵李逵、楊林、引人從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逃至水邊、却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箇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眾頭領下船、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却有傍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裏整點人馬、折其大半、却喜眾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說法正衝殺將來、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眾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喽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晁蓋聞知、同吳用、公孫勝下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勸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軍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隄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扎、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却說呼延灼大獲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都次第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的五百餘人、奪得戰馬



三百餘匹，隨即差人前去京師報捷。一面犒賞三軍，却說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門人報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徽宗甚喜，勅賞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齎錢十萬貫前去行營賞軍。高太尉領了聖旨，回到殿帥府，隨即差官齎捧前去，却說呼延灼聞知有天使至，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畢，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韓先鋒俵錢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囚在寨中，待拿得賊首，一併解赴京師，示衆施行。天使問道：「彭團練如何失陷？」呼延灼道：「爲因會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

羣賊必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洼，擒獲衆賊，拆毀巢穴。但恨四面是水，無路可進，遙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砲飛打，以碎我巢穴。聞東京有箇砲手凌振，各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砲，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砲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閒。若得天使回京，於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克日可取賊巢，使命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高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索砲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甲仗庫副使砲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也是宋朝



盛世第一箇砲手、人都呼他是轟天雷、更兼武藝精熟、曾  
有四句詩讚凌振的好處

風火發時城郭碎

煙雲散處鬼神愁

金輪子母轟天振

砲手名聞四百州

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  
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且說凌振把應有用的煙火藥料  
就將做下的諸色火砲、并一應的砲石砲架、裝載上車、帶  
了隨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箇軍漢、離了東京、  
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主將呼延灼、次見  
先鋒韓滔、備問水寨遠近路程、山寨險峻去處、安排三等

砲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砲、第二是金輪砲、第三是子母砲、  
先令軍健振起砲架、直去水邊、豎起、準備放砲、却說宋江  
正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  
計可施、有探細人來報道、東京新差一箇砲手、喚做轟天  
雷、凌振、卽日在於水邊、豎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砲、攻打寨  
柵、吳學究道、這箇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  
宛子城離水又遠、總有飛天火砲、如何能勾打得到城邊、  
且棄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的設法施放、却做商議、當日  
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關來、見蓋公孫勝、接到聚  
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砲響、



一連放了三箇火砲，兩箇打在水裏，一箇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議破敵之法。」見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船，如此行事。」岸上朱仝、雷橫如此接應，且說六箇水軍頭領得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十五箇會水的火家，掉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探路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掉四十餘隻小船接應。再說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砲架子邊納聲喊，把砲架推翻。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拿鎗上馬，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

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箇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看看人馬到來，納聲喊，都跳下水裏去了。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仝、雷橫却在對岸納喊，擂鼓。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行纔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朱仝、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早鑽起三四百水軍，盡把船尾哨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裏來。外邊就勢，扳翻船。軍健都撞在水裏。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櫓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兩邊却鑽上兩箇頭領來，把船只一扳，仰合轉來。凌振却被合下水裏去。水底



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對岸來岸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中拴擱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滄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見了只恐得氣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馬回去且說衆頭領捉得轟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縛便埋冤衆人道我教你們禮請統領上山如何恁的無禮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便與他把盞置酒自執其手相請上山到大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

### 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種經畧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鈎鎌鎗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雖是會打却不會使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箇姑舅哥哥他在東京見做金鎗班教師這鈎鎌鎗法只有他一箇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



金鎗班教師徐寧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鎗法鈎鎌鎗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各相敬相愛只是如何能勾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先祖留下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姑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鴈翎砌就圈金甲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賽唐猊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箇皮匣子盛着直掛在臥房中梁上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不由他不到這裏吳用道若是

雞鳴狗盜田  
文真英雄也

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阜時遷去走一遭時遷隨即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時好友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的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學究道再用得三箇人同上東京走一遭一箇到京收買煙火藥料并砲內用的藥材兩箇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第家眷上山實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潁州取彭玘



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  
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東京收買煙火藥料等物樂和隨  
湯隆同行又挈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  
次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鈎鎌鎗做樣却叫雷橫提調監  
督原來雷橫祖上也是打鐵出身再說湯隆打起鈎鎌鎗  
樣子教山寨裏打軍器的照着樣子打造自有雷橫提督  
不在話下大寨做箇送路筵席當下楊林薛永李雲樂和  
湯隆辭別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事情  
這段話一時難盡這裏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  
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箇客店安下了次  
日躡進城來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  
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裏先  
看了前門次後躡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墻墻裏望見  
兩間小巧樓屋側手却是一根戣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  
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敢在內裏隨直未歸  
時遷又問道不知幾時歸人應道直到晚方歸來五更便  
去內裏隨班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  
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  
箇小二道但放心自去並不差池時遷再入到城裏買了  
些晚飯喫了却躡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一箇好



安身去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揸入班門裏面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栢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上去樹頭頂騎馬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望家裏去了又見班裏兩箇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譙樓禁鼓却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時遷見班裏靜悄悄地却從樹上溜將下來趕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看裏面時却是箇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箇姪孌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却從戣柱上盤到膊膊風板邊

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懷裏抱着一箇六七歲孩兒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上果然有箇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下面一箇姪孌上來就側手春臺上先摺了一領紫綉圓領又摺一領官綠襯裏襖子并下面五色花綉踢串一箇護項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箇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獺尾荔枝金帶也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時遷都看在眼裏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徐



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眼見得梁上那箇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開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却不悞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兩箇姪嫖在房門外打鋪房裏，卓上却點着碗燈。那五箇人都睡着，了。兩箇梅香一日伏待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箇蘆管兒，就牕櫺眼裏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着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覺來，便喚姪嫖起來燒湯。那兩箇使女從睡夢裏起來，看房裏沒了燈，叫道：「阿呀，今夜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箇梅香開樓門下胡梯，嚮時遷聽得，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影裏伏了。聽得姪嫖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墻門。時遷却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卓下。梅香討了燈火入來看時，又去關門，却來竈前燒火。這箇女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盪些熱酒上來。姪嫖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喫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時遷聽得徐寧下樓，叫伴當喫了飯，背着包袱，從了金鎗出門。兩箇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却



從廚卓下出來，便上樓去。從榻子邊直蹶到梁上，却把身軀伏了。兩箇姪嫖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時遷聽那兩箇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盧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姪嫖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廝打這般響，時遷就便學老鼠廝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欵欵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門，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一口氣迤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兒挑了。計笑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只見一箇人也撞將入來。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箇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鴈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遷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喫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担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箇便入酒店裏商



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離此間一程外。等我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却投東京城裏來。且說徐寧家裏天明兩箇姪嫖起來。只見樓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慌忙家裏看時。一應物件都有。兩箇姪嫖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裏聽得梁上響。你說是老鼠廝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麼事。兩箇姪嫖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姪嫖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徐寧。連連央了三替人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人能勾入去。直須等他自歸。徐寧妻子并兩箇姪嫖如熱鐵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徐寧直到黃昏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着當直的背了。將着金鎗。逕回家來。到得班門口。隣舍說道。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寧喫了一驚。慌忙逕到家裏。兩箇姪嫖迎門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箇皮匣子盜將去了。徐寧聽罷。只叫那



連聲的苦從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徐寧道：「別的不打緊，這副鴈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會有失。花兒玉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恐怕以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枉惹他人恥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箇高手賊來盜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

且不要打草驚蛇。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在家裏納悶，好似

蜀王春恨，宋玉秋悲，呂虔遺腰下之刀，雷煥失獄中之劍，珠亡照乘，壁碎連城，王愷之珊瑚已毀，無可陪償，裴航之玉杵未逢，難諧歡好，愁如風阻，滕王閣悶似雷轟，薦福碑龍居淺水，失明珠鳳落荒坡，凋錦羽。

當日徐寧正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來問了名姓，入去報道。有箇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徐寧聽罷，教請進客位裏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聞知舅舅



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竝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逕來京師、探望兄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寧、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爲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徐寧道、感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常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勾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見徐寧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家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徐寧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鴈翎鎗、子甲、又喚做賽唐猊、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却是放在何處來、被盜了去、徐寧道、我把一箇皮匣子盛着、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湯



隆問道却是甚等樣皮匣子盛着徐寧道是箇紅羊皮匣子盛着裏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假意失驚道紅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綉毬的徐寧道兄弟你那裏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箇村店裏沽些酒喫見箇鮮眼睛黑瘦漢子担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箇皮匣子却是盛甚麼東西的臨出門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亂放些衣服必是這箇人了。我見那厮却似閃胸了腿的一步一擲着走了。走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寧道若是趕得着時却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擔閣便趕去罷徐寧聽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箇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邐趕來前面見有白圈壁上酒店裏湯隆道我們且喫碗酒了趕就這裏問一聲湯隆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問曾有箇鮮眼黑瘦漢子挑箇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箇人挑着箇紅羊皮匣子過去了。一似腿上喫跌子的一步一擲走湯隆道哥哥你聽却何如徐寧聽了做聲不得兩箇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箇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湯隆立住了脚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



裏歇了。明日早去趕。徐寧道：我却是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箇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箇事故。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箇鮮眼黑瘦漢子，在我店裏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口裏只問山東路程。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明日起箇四更，定是趕着拿住。那廝便有下落。當夜兩箇歇了。次日起箇四更，離了客店，又迤邐趕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隨着湯隆趕了去。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

遷放着担兒，在那裏坐地。湯隆看見，叫道：好了。前面樹下那箇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寧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時遷喝道：你這廝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遷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你如今却是要怎地？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的？時遷道：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裏面却是空的。徐寧道：你這廝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箇財主要結識老種經畧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鴈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箇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



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胸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耍奈何我時我到官司只是拚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別人來若還肯饒我官司時我和你去討這副甲還你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去討甲若無甲特須有本處官司告理徐寧道兄弟

說的是三箇廝趕着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寧湯隆監住時一處宿歇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紮縛了腿只做

閃胸了腿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箇入監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

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正走之間只見路傍邊三四箇頭口拽出一輛空車子背後一箇人駕車傍邊一箇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鄭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我三箇要搭車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箇上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箇兄弟姓李名榮是箇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了行四箇人坐在車子上徐寧



問道張一你且說與我那箇財主姓名時遷與不過三回五次推托只得胡亂說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寧却問李榮道你那泰安州曾有箇郭大官人麼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箇上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養着多少閒人徐寧聽罷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礙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鎗棒唱幾箇曲兒不覺的又過了一日話休絮繁看看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買些肉來就車子上與三盃李榮把出一箇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傾翻在地下李榮喝罵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李榮是誰却是鐵叫子樂和三箇從車上跳將下來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衆人就將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來到這裏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崗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鈎鎌鎗法只除是哥哥會使出



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來盜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賺哥哥  
 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  
 山來坐把交椅徐寧道都是兄弟送了我也宋江執盃向  
 前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  
 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  
 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來把盞陪話道小弟亦在此間  
 多說兄長清德休要推却徐寧道湯隆兄弟你却賺我到  
 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這箇不妨  
 觀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晁蓋  
 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面選揀

精壯小嘍囉學使鈎鎌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  
 東京搬取徐寧老小旬日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彭玘老  
 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五車煙火藥  
 料回寨更過數日戴宗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徐寧見  
 了妻子到來喫了一驚問是如何便得到這裏妻子答道  
 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只推道患  
 病在床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叔齎着鴈翎甲來說道  
 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裏叫  
 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知路徑迤  
 邐來到這裏徐寧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



陷在家裏了。湯隆笑道：我教哥哥歡喜，打發嫂嫂上車之後，我便復翻身去賺了這甲，誘了這兩箇姪孃，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担兒挑在這裏。徐寧道：恁地時，我們不能勾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的鴈翎甲穿了，擦盡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小。眾頭領且商議破連環馬軍之法。此時雷橫監造鈎鎌鎗，已都完備。宋江、吳用等啓請徐寧教眾軍健學使鈎鎌鎗法。徐寧道：小弟今當盡情剖露，訓練眾軍頭目，揀選身材長壯之士，眾頭領都在聚義廳上看徐寧選軍。說那箇鈎鎌鎗法，有分教：三千甲馬登時破，一箇英雄指日降。畢竟金鎗徐寧怎的敷演鈎鎌鎗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終



...東界軍...東界軍...士眾...  
...軍對學...  
...今當盡...

第五十七回

徐寧教使鈎鎌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話說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眾頭領就聚義廳上啓請  
徐寧教使鈎鎌鎗法眾人看徐寧時果是一表好人物六  
尺五六長身體團團的一箇白臉三牙細黑髭鬚十分腰  
細膀潤曾有一篇西江月單道着徐寧模樣

臂徒開弓有準身輕上馬如飛彎彎兩道臥蠶眉鳳翥  
鸞翎子弟戰鎧細穿柳葉烏巾斜帶花枝常隨寶駕侍  
丹墀鎗手徐寧無對

當下徐寧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鎌鎗自



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徐寧便教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腰膀裏做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鈎四撥一擗一分共使九箇變法若是步行使這鈎鎌鎗亦最得用先使八步四撥蕩開門戶十二步一變十六步大轉身分鈎鎌一擗二十四步那上擗下鈎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蓋護奪硬鬪強此是鈎鎌鎗正法有詩爲證

四撥三鈎通七路

共分九變合神機

二十四步那前後

一十六翻大轉圍

徐寧將正法一路路敷演教衆頭領看衆軍漢見了徐寧使鈎鎌鎗都喜歡就當日爲始將選揀精銳壯健之人曉

夜習學又教步軍藏林伏草鈎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不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衆頭領看了大喜准備破敵却說呼延灼自從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擗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牢守各處灘頭水底釘了暗樁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勾到山寨邊梁山泊却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炮尅日定時下山對敵學使鈎鎌鎗軍士已都學成宋江道不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吳用道願聞其畧宋江道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吳兵法却利於山林沮澤今將步軍下山分作十隊誘敵但見軍馬衝掩將



來都望蘆葦荆棘林中亂走却先把鈎鎌鎗軍士埋伏在彼每十箇會使鈎鎌鎗的間着十箇撓鈎手但見馬到一攪鈎翻便把撓鈎搭將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正如此藏兵捉將徐寧道鈎鎌鎗并撓鈎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遷引一隊穆弘穆春引一隊楊雄陶宗旺引一隊朱仝鄧飛引一隊解珍解寶引一隊鄒淵鄒潤引一隊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隊薛永馬麟引一隊燕順鄭天壽引一隊楊林李雲引一隊這十隊步軍先行下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箇水軍頭領乘駕戰船接

應再叫花榮秦明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箇頭領乘馬引軍只在山邊搦戰凌振杜興專放號炮却叫徐寧湯隆總行招引使鈎鎌鎗軍士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呂方郭盛總制軍馬指揮號令其餘頭領俱各守寨宋江分撥已定是夜三更先載使鈎鎌鎗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四更却渡十隊步軍過去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炮架上高埠去處豎起砲架閣上火砲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水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擂鼓納喊搖旗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滔先來出哨隨即鎖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踢



雪烏騅馬仗着雙鞭大驅軍馬殺透梁山泊來隔水望見  
 宋江引着許多人馬呼延灼教擺開馬軍先鋒韓滔來與  
 呼延灼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是何處來的呼延  
 灼道休問他何處軍只顧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着五  
 百馬軍飛哨出去又見東南上一隊軍兵起來却欲分兵  
 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有起一隊旗號占上招颺韓滔  
 再引軍回來對呼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  
 號呼延灼道這厮許多時不出來廝殺必有計策說猶未  
 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砲響呼延灼罵道這砲必是凌振從  
 賊教他施放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

呼延灼對韓滔道此必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  
 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欲分兵之際  
 只見西邊又是四路人馬起來呼延灼心慌又聽的正北  
 上連珠砲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箇母砲週迴接着  
 四十九箇子砲名爲子母砲響處風威大作呼延灼軍兵  
 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這十隊步  
 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  
 來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  
 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葦折蘆之中枯  
 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只聽裏面胡哨響處鈎鎌鎗一齊舉



手先鈎倒兩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那撓鈎手  
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呼延灼見中了鈎鎌鎗  
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背後風火砲當頭打將下來  
這邊那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趕着韓滔呼延灼部領  
的連環甲馬亂滾滾都擷人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  
人情知中了計策縱馬去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  
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擺着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  
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擁出一隊  
強人當先兩箇好漢攔路一箇是沒遮攔穆弘一箇是小  
遮攔穆春撚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呼延灼忿怒舞  
起雙鞭縱馬直取穆弘穆春畧鬪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  
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轉  
出一隊強人當先兩箇好漢攔路一箇是兩頭蛇解環一  
箇雙尾蝎解寶各挺鋼叉直逾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  
戰兩箇鬪不到五七合解環解寶拔步便走呼延灼趕不  
過半里多路兩邊鑽出二十四把鈎鎌鎗着地捲將來呼  
延灼無心戀戰撥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  
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  
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去王矮虎  
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殺的



大敗虧輸雨零星散有詩爲證

十路軍兵振地來

將軍難免剝床災

連環鐵騎如烟散

喜得孤身出九垓

話分兩頭且說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鈎鎌鎗撥倒傷損了馬蹄剝去皮甲把來做菜馬食二停多好馬牽上山去喂養作坐馬帶甲軍士都被生擒上山五千步軍被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躲的都被鈎鎌鎗拖翻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盡去拽過灘頭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馬匹并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把呼延灼寨柵盡數拆來水邊

忠義水滸傳

泊內搭蓋小寨再造兩處做眼酒店房屋等項仍前着孫新領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劉唐杜遷拏得韓滔把來綁縛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說他人數韓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就梁山泊做了頭領宋江便教脩書使人往陳州搬取韓滔老小來山寨中完聚宋江喜得破了連環馬又得了許多軍馬衣甲盔刀每日做筵席慶喜仍舊調撥各路守把提防官兵不在話下却說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獨自一箇騎着那匹踢雪烏騾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難却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



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必~~今日閃得我如此却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里投進他却打慕容貴妮的關節那時再引軍來報讎未遲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饑又渴見路傍一箇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卓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喫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酒要肉時村裏却纔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買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今夜只就你這裏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裏去酒保

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呼延灼道我是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酒保拏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捎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斤麵來打餅打兩箇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腳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喫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喫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踢雪烏騅馬明日我重重



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人爲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箇是小霸王周通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時常來攪惱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盜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廝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喫了一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裏打了一鋪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連日心悶二乃又多了幾盃酒就和衣而臥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裏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走上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尚明一定是那裏去了呼延灼道那裏正是何處酒保道眼見得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呼延灼喫了一驚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那里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却怎的是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勦捕方纔能勾這匹馬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來到城裏時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



塔下參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奸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匹御賜的馬，却收伏二龍山、白虎山，未爲晚矣。」一發勦捕了時，下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讎。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一任三日，呼延灼急欲要這匹御賜馬，又來稟覆知府，便教點軍。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匹青駱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來報讎。逕往桃花山進發，且說桃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通自得了這匹踢雪烏騮馬，每日在山上慶喜飲酒。當日有伏路小嘍囉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通起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掉鎗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却說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當先出馬，厲聲高叫：「強賊早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鎗出馬，怎生打扮？



身。着。團。花。宮。錦。襖。  
手。持。走。水。綠。沉。鎗。  
聲。雄。面。潤。鬚。如。戟。  
盡。道。周。通。賽。霸。王。

呼延灼見了周通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到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趕了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扎住寨柵等候再戰却說周通回寨見了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攔不住只得且退山上倘或他趕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聞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箇甚麼青面獸楊志又新有箇行者武松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裏求救若

解得危難拚得投托他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傑只恐那和尚記當初之事不肯來救李忠笑道他那時又打了你又得了我們許多金銀酒器如何到有見怪之心他是箇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應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箇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楚將下去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早到山下那里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且說寶珠寺裏大殿上坐着三箇頭領爲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着四箇小頭領一箇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牢



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官司  
着落他家追捉兇身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  
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投奔人夥一箇是  
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收奪寶珠寺殺了鄧龍  
後來入夥一箇是菜園子張青一箇是母夜叉孫二娘這  
是夫妻兩箇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因魯智  
深武松連連寄書招他亦來投奔入夥曹正聽得說桃花  
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直去殿上稟復三箇大頭領知道  
智深便道酒家當初離五臺山時到一箇桃花村投宿好  
生打了那周通撮鳥一頓李忠下廝却來認得酒家却請  
去上山喫了一日酒結識酒家爲兄留俺做箇寨主俺見  
這廝們慳吝被俺捲了若干金銀器撒開他如今來求救  
且看他說甚麼放那小嘍囉上關來曹正去不多時把那  
小嘍囉引到殿下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  
箇征進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  
掃蕩俺這里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却借軍與  
他收捕梁山泊復讎俺的頭領今欲啓請大頭領將軍下  
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願來納進奉楊志道俺們各守  
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  
上豪傑二者恐那廝得了桃花山便小覷了酒家這里可



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柵，俺三箇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喽囉六十餘騎軍馬，各帶了衣甲軍器，逕往桃花山來。却說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喽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所部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持。怎見李忠模樣：

頭尖骨臉似蛇形

鎗棒林中獨擅名

打虎將軍心膽大

李忠祖是霸陵生

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鎗棒爲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軍。當時下山來與呼延灼交戰。李忠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關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便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納喊。呼延灼便問道：「爲何納喊？」後軍答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呼延灼聽了，便來後軍隊裏看時，見塵頭起處，當頭一箇胖大和尚騎一匹白馬，那人是誰？正是。」

自從落髮寓禪林，萬里曾將壯士尋。  
背負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殺人心。  
欺佛祖，喝觀音，戒刀禪杖冷森森。  
不看經卷花和尚，酒肉沙門魯智深。

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箇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



俺這里唬嚇人呼延灼道先殺你這箇秃驢豁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納喊鬪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道這箇和尚倒恁地了得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再縱馬出陣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箇輪贏見箇勝敗魯智深却待正要出馬側首惱犯了這箇英雄叫道大哥少歇看洒家去捉這厮那人舞刀出馬來戰呼延灼的是誰正是

曾向京師爲制使花石綱累受艱難虹霓氣逼牛斗寒刀能安宇宙弓可定塵寰虎體狼腰猿臂健騰龍駒穩

坐雕鞍英雄聲價滿梁山人稱青面獸楊志是軍班

據他說好漢  
都做官了  
小見

當時楊志出馬來與呼延灼交鋒兩箇鬪到四十餘合不分勝敗呼延灼見楊志手段高强尋思道怎的那裏走出這兩箇來好生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强賣箇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城邊各自收軍魯智深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來厮殺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崗下寨去了却說呼延灼在帳中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劈竹便拏了這夥草寇怎知却又逢着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沒擺布處



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引人馬來青州借糧，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這機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次日魯智深與楊志、武松又引了小嘍囉，插旗納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箇軍馬也無了，到喫了一驚。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來拜請三位頭領，上到山寨裏，殺牛宰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且說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却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爲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箇，因和本鄉一箇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爲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裏。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孔賓。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撞着敵住，廝殺呼延灼便出馬到陣前，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鎗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鬪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面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不精，只辦得架隔遮攔，鬪到間深裏，被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敵樓上，指着叫呼延灼引軍去趕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



逃走至晚尋箇古廟安歇却說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賓一處監收一面賞勞三軍一面管待呼延灼備問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堯中捉鼈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夥強人前來救應數內一箇和尚一箇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箇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這箇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種經畧帳前軍官提轄魯達今次落髮為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箇青臉大漢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喚做青面獸楊志再有一箇行者喚做武松原是景陽崗打

虎的武都頭這三箇占住二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敵官軍殺了三五箇捕盜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見這厮們武藝精熟原來却是楊制使和魯提轄名不虛傳恩相放心呼延灼已見他們本事了只在早晚一箇箇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不在話下却說孔亮引了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裏樹林中撞出一彪軍馬當先一籌好漢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為證

直裰冷披黑霧戒箍光射秋霜額前剪髮拂眉長腦後護項齊項頂骨數珠燦白雜絨條結微黃鋼刀兩口迸



寒光行者武松形像

孔亮見了是武松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禮扶起問道聞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箇弟兄見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引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箇廝併了一日呼延灼夜間去了山寨中留我弟兄三箇筵宴把這匹御賜馬送與我們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箇竝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庄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楊志便道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時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畧那楊志言無數句



話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煙飛水滸英雄箇箇  
箇摩拳擦掌畢竟楊志對武松說出怎地打青州且聽下  
回分解

武松打虎



各

三山人無

上